

皇

明

史

竊

皇明史竊卷之第二

靖難紀第二

東莞孫守衡著

高皇帝既有天下倣周制大辟宗封錯布萬國率皆秉
鉞麾旄權崇制命勢匹撫軍所以藩屏皇家盤石萬年
慮深遠矣不一傳懿文無祿皇太孫嗣位懷尾大不掉
之虞二三謀臣抱長痛于賈生發大難於晁錯遂使金
枝玉葉草薶禽蒐旦下尺書暮收國土至有闔門灰燼
骨肉之虐何其酷哉於是乎逐燕譚興潛龍利見 文
皇帝是以有靖難之師矣 帝高皇帝第四子也帝生

神武類先帝洪武三年封王于燕都比平建文君即位之歲帝年三十有八矣時秦晉二王已薨而帝爲天子之叔父最長建文元年正月入朝行皇道入登陛不拜御史魯鳳韶廷劾之建文君曰至親勿問固已嚴憚之矣而是時諸王皆尊屬擁重兵建文君以爲憂自皇太孫時嘗坐東角門語太常卿黃子澄子澄舉漢七國故事對皇太孫喜呼爲黃先生而兵部尚書齊泰以顧命臣特親重建文君時時與二人諮議及大行遺詔下諸王遂令諸王臨國中毋奔喪王國文武吏士聽朝廷節

制以故諸王皆不悅曰此齊尚書疏問我而建文書之
每呼黃先生毋忘東角門之言子愼頓首曰不敢忘於
是諸藩猜怨日益甚三月帝還北平竄以病聞泰語子
澄曰燕王素有大志宜先剪子澄曰不然燕有備久難
卒圖先周剪燕手足而後燕可圖也乃用汝南王奏使
李景隆執周王開封廢爲庶人徙之滇南帝聞益內恐
繕守具而變告屢有聞於朝矣朝廷素忌帝威名又以
燕地執形便兵最強易爲變卽所蚤暮慮而不敢發乃
簡強幹更有威重者出彈壓而以刑部侍郎張昺出掌

北平布政司以謝貴張信爲北平都指揮使誠有密命授之矣四月帝遣世子及高煦高燧有事于先帝入京師齊泰請收三人俟釁而三人者徐輝祖之甥輝祖亦勸建文君留高煦謂高煦有反相而輝祖之弟增壽願以百口保無它黃子澄亦不欲開帝隙遣三人還帝大喜而是年朝廷又召湘王荊州王懼自焚召齊王王還京誅其護衛指揮柴真幽代王大同繫岷王雲南並廢爲庶人而北平布政使曹顯按察使陳瑛副使張璉皆被逮帝亦蒙詔讓岌岌矣是時建文君日與侍講學士

方孝孺討論周官法度改高皇帝約束更定宮制帝心甚恨之得僧道衍與語多奇秘深自晦時伴狂出走市中奪民飲食語蹇亂不經或叶土壤僭暈彌日張昺入問疾帝大暑擁烘爐搖頭曰寒甚寒甚宮中杖而行昺歎息出長史首誠覺帝謀密語昺曰殿下本無恙不得于上耳公等勿解防恐一旦叵測而昺所寄心腹吏李友直日調府中事盡洩昺謀于帝以故帝府中益爲備朝廷籍籍乃勅都督宋忠率兵三萬屯開平都督徐凱練兵臨清都督耿璈練兵山海關名備胡實欲圖燕而

燕謀亦日急朝廷遂發虎符來逮燕府官屬令貴島爲
內應勅張信謂爲帝所親幸人令盡力致帝歸關庭信
受勅惶怖不知所出毋覺而問信告之故毋大驚曰吾
聞燕王當有天下王者不死豈汝所能禽哉汝不聞汝
父言王氣在燕分汝繆爲族矣信悟三造燕府帝辭不
見乃乘婦人輿入府中求見帝帝召入信拜牀下時帝
穢風不能言久矣信頓首曰殿下無恙即有恙當急諭
臣帝曰予誠病困甚待死爾信曰殿下不以情語臣朝
廷密勅信禽殿下殿下無它意幸從臣歸命京師即有

意當告臣毋謾臣也帝乃泣下拜曰生我一家之命者
子也立召僧廣孝同計事使護衛指揮僉事張玉副千
戶朱能帥勇士八百人入衛王城遂起兵而昺貴二人
亦已帥兵環列王城北平城中大震動朱能曰吾兵少
不敵先禽昺貴二人餘無能爲矣帝曰吾佯召二人與
所坐逮人械去二人當必來來而縛之一夫之力耳於
是二人得帝旨以帝寤實不得已縛府中人獻朝廷求
自贖果偕來二人既入門依兵執詣殿前帝擲杖起立
曰我何病乃爲爾軍逼耳數二人罪斬之都指揮彭二

陽帝斬二人倉卒募吏民入犯端禮門帝命格殺二散
其衆殺長史葛誠及伴讀余逢辰奪九門而都指揮使
余瑱出走居庸關馬宣東走薊州宋忠聞變至居庸不
敢進退保懷來於是布政司參政郭資按察司副使墨
麟都指揮同知李濬陳恭等皆稽首稱萬歲帝爲撫民
三日遂出師號靖難是年七月癸酉也帝乃自署官屬
以張玉朱能爲都指揮僉事擢布政司吏李友直爲本
司右參議戊卒金忠爲燕府紀善忠善卜筮帝今日侍
帷幄帝上書于朝曰皇考太祖高皇帝艱難百戰萬死

一生定天下成帝業傳之萬世封建諸子鞏固宗社爲
磐石安不幸皇考賓天陛下嗣承大寶而奸臣齊奉黃
子澄輩包蓄禍心恣讒奮毒假陛下之威權剪皇家之
枝葉構榑栢桂梗五第不數年間並見削奪雖有愆過
未聞不軌輒削王爵奪王土轉徙流離行路矜惻栢尤
可憫闔室自焚聖仁在上胡寧忍此蓋非陛下之心皆
奸臣所爲也心尚未足又以加臣臣守藩于燕二十餘
年寅畏小心奉法循分陛下嗣統以來臣事君之誠明
於皎日誠以君臣大分骨肉至親恒思加慎爲諸王先

而奸臣跋扈蔽陛下之聰明誣直爲枉加禍無辜執臣
奏事人箠楚刺燕備極苦毒逼言臣謀不軌遂分布宋
忠謝貴張昺等於北平城內外甲馬馳突於街衢鉦鼓
喧鞠於遠邇圍守臣府周匝嚴密小大凜凜如臨湯火
已而護衛人執貴昺始詢知奸臣欺詐之謀號地呼天
擗踊無訴竊念臣於懿文皇太子同父母兄弟也今事
陛下如事天也權奸之心不止害臣譬伐大樹先剪附
枝親藩夷滅朝廷孤立姦臣得志社稷危矣伏望陛下
廓日月之明奮雷霆之斷渙發德音去此兇惡以肅清

朝廷以求安宗社以保全親藩遙仰天門敬攄愚懇惟
陛下念之臣又竊計姦權之黨必已蟠結深固恐陛下
未易除之伏觀祖訓有云如朝無正臣內有好惡則親
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臣謹俯
伏俟命惟陛下念之念之告諭將士曰予太祖高皇帝
之子今爲姦臣謀害禍逼于躬實不得已義不與奸邪
共戴天罪人旣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爾於是通州衛
指揮房勝首以城降張王曰不先定薊州將爲後患帝
命玉往馬宣已起薊州兵來攻北平會迎玉師合戰被

執遂下薊州而遵化密雲聞之皆納降帝曰居庸吾北
平喉咽我得之可無北顧憂瑱據之則得以拊我之背
急取勿失師至一鼓拔之瑱走懷來帝曰居庸既失此
宋忠所必爭之險也忠爲人輕而寡謀復而自用新集
之衆人心未一吾乘其未定先捲甲倍道趨之懷來可
并圖也是時宋忠先號于將士曰汝將士家北平者妻
小並爲戮誠可痛心汝等盍努力復仇且報國恩將士
多憤哭帝聞令宋忠將士家人張忠故所常用旗幟爲
先鋒呼其父兄子弟相問勞家屬皆無恙輒大喜罵曰

宋都督欺我皆倒戈宋忠帥其餘衆未成列帝麾將士
渡河大戰忠大敗與余瑱皆被禽遂下懷來帝兵大震
於是山後諸州皆不守而開平龍門上谷雲中次第歸
附矣是月丙戌帝師徇永平指揮陳旭以城降大寧守
將都指揮使卜萬兵號十萬出松亭關欲攻遵化撓帝
師部將陳亨陰謀通款于帝而卒畏萬帝亦忌萬乃故
貽萬書盛譽萬而極詆毀亨召大寧俘卒厚賚之納書
卒衣中令歸密與萬毋泄而又故令同獲卒見之有問
守者故守者曰令歸通意卜將軍耳汝欲偕還乎卒幸

甚守者言于帝遣與俱而賞不及同獲卒不能平先報
言于執卒得書衣中遂疑萬縛萬下獄聞于朝籍其家
於是朝廷削燕屬籍命長興侯耿炳文爲征虜大將軍
駙馬李堅爲左副將軍都督箚忠爲右副將軍號師三
十萬北進而朝廷方泄泄曰此蕩平在旬朔間耳不足
憂也黃子澄曰北兵素強且兼有營剽之旅不早禦恐
河北遂失復請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都指揮
盛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李文陳暉平安等各率偏師
號百萬數道出約與直搗北平炳文軍真定凱軍河間

忠軍鄭州松軍雄帝親臨戎至涿蓐食饗樂趣將士即
渡白溝河曰今夕中秋南軍必飲酒爲樂無虞心我乘
其猝不及防可破也夜半至雄雄人覺罵帝師帝怒平
明拔雄屠之帝計潘忠必自鄭州來援語諸將曰吾當
生致潘忠也諸將未喻帝令譚淵引兵千人南伏月漾
橋下人蒙東楚南軍過之不覺潘忠度橋迎帝師大敗
奔還伏起生得潘忠而降炳文之部將張保帝入鄭州
得士萬人馬九千匹帝曰我從問道疾趨真定炳文可
破也帝師出無糧炳文時已率兵十三萬分營泮沱河

南北帝頗難之厚撫張保令還詐以被俘竊馬逃歸言
燕兵旦夕且至願請河南兵北移得併力破之易也炳
文遂徙南營過河師極西山於是東南之備去矣帝軍
至炳文迎戰帝與丘福帥千騎繞而南橫擊之大敗之
獲李堅審忠顧成及都指揮劉燧帝見成親解其縛語
曰汝先朝舊人豈非皇考之靈以汝授我乎予茲行良
非得已爲泣下成亦泣炳文乘城守帝攻三日不下還
北平朝廷聞敗大懼召群臣問計黃子澄曰勝負兵家
常事亡足慮今天下全盛士馬精強兵甲堅利糧餉克

足區區一隅豈足當天下全力調兵五十萬四面攻之
衆寡不敵必成禽矣曰孰堪將者乎子潛曰景隆可以
當之前不用炳文而用景隆豈有此失遂召炳文還賜
景隆斧鉞而遣之御史韓郁上言臣聞人主親其親然
後不獨親其親諸王親則太祖遺體貴則孝康皇帝手
足尊則陛下叔父使二帝在天之靈子孫爲天子而第
與子遭殘戮其心安乎夫唇亡齒寒人人自危周王旣
竄湘王自焚代王被廢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爲計者必
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朝廷執政激之使然燕舉兵兩

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一矢無獲謂之國有
謀臣可乎經營已久軍興輒乏將不效謀士不効力徒
使中原無辜赤子困於道路迫於轉輸命不聊生日甚
一日九重之憂方深而出入帷幄與國事者方且揚揚
自得彼其勸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
之不斷疎者續之不堅殊有理也陛下不察不待十年
必有噬臍之悔矣伏願興滅繼絕釋代王之囚封湘王
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
書勸燕罷兵守藩以慰宗廟之靈明詔天下撥亂反正

篤厚親親宗社幸甚不聽時宣府與燕隣壤谷王懼遁
歸京師泰子澄文慮遼寧二王與燕通召二王還遼王
至徙封荊州寧王不至削其護衛命遼東總兵吳高與
都督耿獻楊文率遼兵圍永平帝聞朝廷已將李景隆
大喜曰李九江帝樂墜子耳未嘗習兵親戰陣輒付以
五十萬衆是自坑之也趙括復見於此矣我在九江必
不敢至我出永平高必走九江必來我還而擊之堅城
在前大軍在後是我一舉而解永平厥九江也遂行諭
世子曰李九江至慎勿與戰嚴守備而已或請帝畱一

軍守蘆溝帝曰李九江方圖吾北平吾故空此誘之使
得肆志而深入焉已而吳高聞帝師援永平果不敢戰
遁還山海關帝曰高雖怯行事稍密文勇而無謀去高
文不足慮也乃遣二人書盛譽高詆文故易其函投二
人所二人得書並以聞高竟見疑被徙而獨命文守遼
東耿獻數勸文攻永平以動北平而文不聽帝是以得
長驅大寧無永平憂帝曰予見大寧所部彘頰諸夷驍
勇善戰戍卒皆閭左罪謫不能塞吾取大寧斷遼東文
得胡兵助戰吾事濟矣率銳卒千人倍道趨大寧遺書

寧王極言窮蹙狀求王解寧王得書喜帝單騎入城與見執王手大慟曰南兵百萬旦夕且破北平非吾躬表奏吾死矣寧王爲帝草表謝請赦居數日欵甚帝伏銳兵城外陰令親密吏稍稍入結諸胡酋及間左思歸之士業有成謀帝乃辭歸寧王餞帝郊外伏起執王一呼諸胡咸集寧王乃降於是松亭關諸將陳亨等聞王降亦降帝挾王還至會州立五軍張王將中軍朱能將左軍李彬將右軍徐忠將前軍房寬將後軍各以大寧降附分隸焉李景隆聞帝出攻大寧遂引兵度蘆溝喜曰

此橋不守吾知其無能爲也遂薄北平築壘九門又結九營于鄭村壩邀帝歸世子日督諸將士守城城堅不可拔都督瞿能父子以千騎入燕張掖門爲景隆所忌止勿進帝拔大寧軍及兀良哈三衛胡騎還禦破其七營列陳而進至城下城中兵又出來擊景隆棄師南奔九壘兵皆潰帝入諸將稽首賀曰前臣等請破景隆而後攻大寧殿下不從睿筭神謀制勝料敵無一不酬何其神也帝曰予偶中耳卿等言皆萬全予非不用度其時又有可乘之機故直逢其會然不可以法于後也兵

法曰多筭勝卿等其毋以是故而靳予言帝再上書朝
廷曰臣叨奉宗藩見惡權姦橫加大戮上書自陳今歷
三月未蒙垂察叠發大兵討罪不已竊聞朝廷論臣有
不軌之事八謹陳其詳惟陛下垂察其一謂臣護衛踰
額祖訓職掌條王府官軍不拘數目各王府皆然此姦
臣枉臣一也其二謂臣不當無事操練軍馬祖訓兵衛
條王教練軍士遍數不拘此姦臣枉臣二也其三謂臣
不當於各衛選用官軍祖訓軍職條王府武官千戶百
戶從王於所部軍職選用開奏直詣御前頒降誥勅此

姦臣在臣三也其四謂臣私養韃靼健卒本洪武中歸附處於北平皇考命於護衛歲給衣糧備虜此姦臣在臣四也其五謂臣招致各處異人術士養於府中朝夕論議爲非竟無主名此姦臣在臣五也其六謂臣府中守禦四門不當僭擬皇城守禦之制更番甚嚴祖訓兵衛條九王府守禦宿衛護衛均番此姦臣在臣六也其七謂臣宮室僭侈此皇考所賜祖訓營繕條燕因元一舊非臣僭越此姦臣在臣七也其八謂臣第二子高亮過涿州擅啓驛官此臣失教然答一驛官遂指爲臣不

軌之迹寃濫已甚何以服天下後世此姦臣枉臣八也
且陛下與臣皆出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於屬最親
姦臣猶得誣以極惡則踈遠小臣天下細民欲寘死地
可望雪理耶其不濁亂天下傾危宗社不已也蓋今諸
王之中臣序爲長周齊湘代岷五府已去獨臣未去臣
去則楚蜀秦晉諸國不難去矣寧王無罪此又削其謀
南壁諸人身手足皆去身能全乎伏望陛下鑒臣愚誠
思宗社大計斷然不惑去此姦慝臣頓首頓首書既上
遂乃傳檄四方曰我父皇奉天承運華夷一統長子立

爲皇太子餘子封王各守藩屏以爲子孫萬代計不幸
皇太子薨逝秦晉二王繼墮父皇慈念皇太子遂立其
次子爲皇太孫居東宮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日父
皇賓天皇太孫卽帝位我諸王不敢以叔道尊亢臣子
之情至矣盡矣帝年幼冲任用姦邪小人屏棄典刑殘
害骨肉天變屢見恬不修省此皆齊尚書黃太卿左班
文職等官讒佞于君恣行不道今天下但知有齊尚書
等不知有皇帝皇帝被姦臣惑溺父皇陵土未乾周代
相齊岷五王相繼竄流齊尚書又使惡少謝貴等爲此

平都司官張昂爲布政司官與本府長史葛誠合謀六月圍我王墻柵我王門殺我守王城卒諸軍披甲執杖鏡鼓叫呼聲震城野七月初旬且引兵入王城以都指揮張信言洩其奸不得已起兵擒獲逆賊謝貴等七月十六日擒宋忠殺都指揮孫泰俞瑱八月十六日破雄縣擒都督潘忠楊松二十五日破真定走耿炳文擒左副將軍駙馬李堅右副將軍竄忠右都督顧成都指揮劉燧江陰侯吳高都督耿獻楊文以遼東兵圍永平予直抵永平高等夜遁還兵大寧都指揮房寬來降殺失

鑑都督劉貞陳亨守松亭關不肯來降予襲厥其營擒
亨貞單騎遁去大寧遂平未幾齊尚書黃太卿等左班
文職又矯詔曹國公李景隆領兵五十餘萬十月十六
日攻北平圍城甚急予以寡敵衆景隆大敗斬首十萬
九千餘級景隆夜遁去予本太祖高皇帝親子毋孝慈
高皇后皇太子親弟泰居諸王之長禮曰父之仇不共
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茲臣齊尚書黃太卿等予必
不與共戴天也故用欽遵祖訓統兵二十萬誅討左班
文職奸臣傳檄天下藩屏諸王暨官吏軍民咸使知朝

廷左班文職奸臣大逆不道我父皇之仇爲子者義在
必報也建文君見帝書檄爲罷免齊泰黃子澄官謝帝
而二人猶居中用事子澄以景隆已所薦拔飾其敗不
敢聞朝廷且爲加爵有貂裘文幣白金珍醞之賜景隆
退保德州時十二月矣天凍甚帝曰李九江以南方旄
卒當我勁騎我欲誘之以散其衆兵法所謂逸而勞之
安而動之者也大同苦寒之地吾當帥師攻大同使彼
疲於奔命則凍餒逃亡者必多善戰者因其執而利導
之此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遂出紫荆關克

廣昌降靈丘蔚進攻大同景隆聞之遣兵奔大同赴援
帝復自居庸關還南軍陳道多僵死帝還北平保定知
府雒僉以城降是時武定侯郭英安陸侯吳傑師次真
定景隆約會白溝河共進帝聞語諸將曰李九江喜專
而造眾郭英老矣多畏縮平安復而自用吳傑懦而無
斷數子皆無能爲所恃者衆耳衆豈可恃哉將帥不專
政令不一師行無紀分數不明吾策其敗必也甲兵雖
多糧餉雖富祇足資吾而南吾無憂矣於是出師至固
安夜大雨水深三尺帝坐交牀徒旦忽見兵刃火光如

毬燁然相上下金鐵錚錚作聲弓絃皆鳴帝喜曰此勝兆也及至白溝河帝方渡河平安已伏萬騎邀擊帝曰平安豎子從吾出塞征胡識吾用兵以故敢爲先鋒今日吾且破之安驍勇善戰互勝負各殺數千人帝復南軍都指揮何清是時景隆諸軍號百萬聯壁待于河南帝軍壁于河北明日帝復渡河大戰後軍靡帝與張王高煦等馳赴戰疾力帝馬三易三被創矢三服並盡持劔擊劔折急登隄懼能幾及之帝佯麾鞭若招隄上人能疑有伏止不敢追徐忠兩指斯未斷自斷擲之戰疾

力會旋風折南大將旗帝復乘風突擊斬能父子大敗
平安燔其營景隆潰而南郭英吳傑潰而西殺溺死者
二十萬人降十萬人景隆單騎走德州是時山東參政
鐵鉉督糧至臨邑遇參軍高巍聞敗趣收涿率還保濟
南帝入德州乘勝圍濟南濟南人善守禦大挫帝兵帝
督將士隄水灌城城中人大懼鉉曰亡恐計且賊之
不三日遁矣令登陴人皆嗷呼曰旦日卽降盡輟守具
出千人城外伏地請退師一舍毋驚動城中人帝是時
艱關數十戰逾年僅得永平保定及北平三郡他郡縣

旋破旋堅守不肯下於是大喜曰濟南中原要會得濟南斷南北即不下金陵盡中原自守可以徐圖江淮遂下令退軍受降軍中呼萬歲鉉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圍堵約帝入呼千歲即下板拔橋帝乘肩輿張蓋渡橋至城下城門開守陴人登城依堵間比帝人門中人呼千歲鐵板亟下傷帝馬首帝取從馬走走及橋橋下伏兵斷橋橋不可動帝遂過橋趣師圍城鉉令守陴人罵帝師帝大怒盡攻具鉉輒摧毀又時時夜出劫帝營帝師不得休凡三月不下僧道衍曰師老矣解圍去建

文君卽軍中陞鉉山東左布政使召景隆還以盛庸代
爲平燕將軍克總兵官赦景隆不誅黃子澄慟哭曰景
隆出師觀望懷二心不亟誅何以謝祖宗厲將士御史
大夫練子寧亦執景隆於朝數其罪請誅不聽子寧憤
激叩首曰此賣國賊臣臣備負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
誅不省盛庸遂以是月復德州十月平安出戰韓山斬
驍將陳亨安及吳傑扼定州徐凱扼滄州犄角之以困
北平帝師襲破滄州降徐凱循河而南盛庸鐵鉉躡帝
後至東昌背城而陳火器前列帝師薄之爲火所乘皆

反奔平安軍亦至兩軍厚集圍帝數重帝不能出朱能
時率胡騎東北擊桃益震西南軍多往禦帝因易服躍
馬西南去張王失帝在衝敵大戰爲所殺是役帝師大
偪失卒萬人乃還比平庸獻東昌之捷告廟飲至封庸
歷城侯鉉陞兵部尚書參贊軍務召齊泰黃子澄還議
軍國事帝還自東昌耻之僧道衍曰殿下初起師時臣
已與殿下言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謂昌也自今全勝矣
明年三月僧道衍與朱能請帝再出師帝曰是行也可
以野戰不可以攻城攻城未拔師頓接至勝負未可決

也今真定距德州二百餘里我軍出其中必有一軍來
迎西來吾西擊之東來吾東擊之一軍衄諸軍破膽矣
諸將曰我出兩軍之間兩軍合而攻我其毋腹背受敵
乎帝曰兵交成敗在呼吸百步不相救矧二百里乎遂
出保定庸在德州方檄吳階平安合攻比平聞帝師已
出遂邀于夾河斬帝大將譚淵帝率朱能張武掩庸後
斬庸驍將楚智及都指揮莊得各斂兵是夕帝以十騎
逼庸營野宿詰朝引馬鳴角穿營而去諸將各相顧自
失不敢以一矢加遺建文君堯是論戒將士無使予負

殺叔父名帝故嘗之明日兩軍復戰戰已酣東北風大起塵沙而擊庸軍不辨方咫尺帝師順風縱擊庸軍大敗帝追奔至潯沱河庸走還德州是時庸恃東昌之捷輕敵將士皆攜銀器繡袍往曰破北平張筵痛飲及是帝軍皆有重俘時平安已出真定聞庸敗復還帝曰安傑嬰城固守上策也軍出即歸避我中策也求戰下矣帝乃訛言散軍四出聚糧傑信之以爲帝無備可掩而也軍出潯沱河帝聞傑出趣進兵都指揮陸榮以是兵家所忌帝曰拘小忌者誤大謀遂以是日進與南軍

遇藁城具傑平安列方陣於河南帝曰方陣四面受敵
其能取勝我乎我以精兵破其一隅一隅破三
矣乃令諸將各率偏師縻其三面自帥驍騎循河繞出
陣後攻之南軍萬弩盡發矢集帝旗如蝟帝師多殺傷
會大風發屋拔樹帝師乘之傑等軍大潰奔還真定敗
畢降帝者帝乃盡遣南還於是南軍解體帝乘勝使徇
河北諸郡縣多有降者矣建文君聞敗大懼詔竄齊秦
與子澄于外令有司薄錄其家貽書于帝請罷兵帝次
大名復上書曰臣聞虜舜用辟首誅四凶殷湯之聖不

者改過皆帝王之盛美萬世所師法也臣奉藩以來今
歷二紀栗栗不敢違越皆緣姦臣齊泰黃子澄懷莽操
之逆圖志傾危於宗社造滔天之禍翦藩輔之親屢削
諸王次及於臣誣直爲枉飾虛爲實加之大惡冒以深
誅發天下之兵殫府庫之財擠臣一家並寘死地臣嘗
瀝忠懇號嘵訴於天天居甚高累無見聽夫小杖則受
大杖則走臣雖至愚豈忍父子俱被無辜之戮而令陛
下受枉殺親王之名哉故以兵自防甚非得已上賴天
地祖宗之靈鑒臣忠誠憫臣非罪俯垂庇佑大軍之至

每自摧衄然臣不敢爲喜恒用傷悼誠念此皆皇考所
養兵民而姦臣一旦盡驅之白刃之下使濺血成川曝
骸蔽野嗚呼冤哉彼寔何罪故夙夜拳拳秉誠摠敬籲
天地籲祖考冀開發聖明助震威斷早戮姦賊用除禍
本庶幾以清朝廷以安宗社以全親族以息兵民而天
下有太平之望比聞姦臣秦子澄皆以竄逐于外臣一
家長幼皆欣喜舞忭有更生之慶謂陛下日月之明已
宣雷霆之威已震朝廷可以遂清宗社可以綏安親族
可望保全生靈可望休息天下可望太平帝舜之去四

商成湯之改過不吝陛下兼而有之然臣猶未能盡釋
于心者臣初聞齊黃被黜即以徧告三軍將士曰明天
子已洞察我之非辜而去權姦矣旦夕必下寬宥洗雪
之恩吾與若等可以解甲而休帖席而固矣將士皆曰
誠所願見但慮非出誠心而姦臣姑爲退避之計以弭
我耳然我豈可輒自弛以束手就縛哉如其果出誠心
則吳傑平安盛庸之兵當悉召還而今猶聚境上侵迫
不已則是姦臣之身雖出而姦臣之計實行臣思其言
恐亦人事之或然者也夫聖人感人至誠而已至誠可

孚豚魚而况人乎陛下推誠待下誰不悅從若徒示以去姦臣之名而寔仍用姦臣之計此非獨欲撤陛下之藩籬將遂傾陛下之堂室莽操之事前鑒甚明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姦臣之計臣前書陳奏已詳如陛下不信但試察其所行所言果忠於朝廷乎果其自爲乎惟陛下明之於心度之於理參之於古驗之於今力斷而行之無終爲險邪所蔽天下幸甚宗社幸甚非獨臣一家一國之幸也書奏建文君召方孝孺黃觀視書二人對曰此一機會也燕軍久羈大名督自爲沴不戰將自

疲矣今宜且與和書以弛其備亟令遼東諸將入山每
關攻未平真定者將渡盧溝橋擣北平根本受敵必歸
援我以大軍上請其後賊之在此舉也使人往返之間
師已畢集矣幾不可失建文君曰善立命孝孺草詔請
罷兵復燕王得上遣大理少卿薛嵩持報嵩見帝問上
意云何嵩曰朝廷言殺下且釋甲募即旋師帝曰事至此
尚誰欺上驚惶懼不能對將士詳欲殺嵩嵩戰慄汗
流伏地上上命使也令護嵩歸上遂具言燕軍險惡
狀孝孺惡之曰此爲燕兆也不可不慮庸吳傑平安撫

燕餉道帝遣書武勝奉書讓明之失信違前日罷兵
召旨朝廷竟書曰燕王本皇考孝皇帝母弟於朕爲
叔父奈何必用兵爲召方孝孺論必孝孺對曰陛下卽
欲罷兵兵一散卽難復聚彼或長驅犯闕何以禦之今
軍聲大振不日有捷書來聞願陛下毋惑其言下勝于
獄指揮張壽因燕客語及國事危急坐妖言論死帝聞
勝下獄大怒曰自古敵國不執其使人今乃爾吾必滅
此使無詞於我彼軍皆萃德州我下徐沛絕其糧道彼
軍當自瓦解乃使指揮李遠至濟寧盡焚殺亭儲聚又

至沛燒絕漕餉南軍益窘方孝孺言于建文君曰河北師老無功德州餉道又絕罷兵之說不行臣聞兵家貴間燕之父子兄弟可間也建文君曰試言之孝孺對曰燕王之次子高煦及幼子高燧皆有寵二人皆不睦於世子屢讒於父內臣黃儼素奸險世子惡儼儼曲事高燧高燧與世子守北平高煦從燕王軍中時時傾世子吾因致書間世子則燕王必疑父子相疑則吾可以徐圖其後建文君曰善立命孝孺草書貽世子令歸朝許以燕之故地王世子世子不啟封井使人馳帝所高燧

及儼先已馳使告帝曰世子且反今與朝廷通謀帝疑問高煦高煦曰世子故與太孫善厚語未竟而世子書至帝曰嗟乎幾殺吾子是時帝師出攻彰德及定州不能下而北平保定次第告急帝憂之於是京師內豎密通帝請直擣京師願爲內應天下可定也帝然之於是

以是年十二月帥師南下不復還北平矣四年正月破東阿及東平指揮王顯以汶上降知縣顏伯瑋死之二月攻徐州大敗徐兵三月平安追躡帝師淝河斬驍將王真安軍胡騎火耳灰持矛追帝急帝得胡騎指揮童

信射之中馬馬踏遂執大耳灰安敗走保宿州帝使譚
清斷徐餉道破蕭蕭令鄭恕死之齊魯諸戎堡皆降四
月帝師至小河平安連兵十里與帝大戰斬將陳文帝
師敗走安操長矛追帝幾及之安馬忽蹶不前番將王
麒麟急躍馬入援帝得脫走裨將丁良朱彬皆被執徐輝
祖何福各復引兵至與平安共軍小河南燕軍河北甲
戌大戰齊眉山燕將蔚州千戶李彬最驍勇馬蹶爲南
軍所殺帝師退保河北是時南軍再捷燕將皆懼議旋
師朱能仗劍叱曰漢高帝十戰九敗終有天下况殿下

自起兵來克捷多矣一挫而歸寧能北面事人耶諸將
有言欲歸者皆不忠當斬以徇於是諸將皆自奮而帝
不解甲數日矣建文君繼聞齊眉山之捷遂召輝祖還
朝丁丑何福與平安徙軍靈壁帝率壯士萬人遮安餉
道與安戰大敗之何福出壁與安爲援復爲帝軍掩擊
又大敗福軍疾馳入壁遂壘壁門而守之明日帝率諸
軍攻壁帝先登將士附而上大破壁獲平安陳暉等禮
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明死之何福單騎走還
京黃子澄撫膺大慟曰大事去矣吾輩萬死不足贖悞

國之罪帝獲平安問曰向非馬蹶汝將何爲安大言曰
刺殿下如拉朽耳帝壯其言慰勞之諸將請殺安帝惜
安才簡健卒送還北平命世子郭資善視之五月帝師
下泗州是時歷城侯盛庸擁兵數萬列淮南岝帝軍北
岝帝師揚旗佯欲渡密遣丘福朱能將數百驍騎西行
二十里潛濟掩擊庸後庸軍卒不及禦皆散走帝遂渡
淮克盱眙是時駙馬梅殷守淮安太守徐安守鳳陽戕
舟發梁扼帝師帝乃取道揚州揚州指揮王禮縛御史
王彬以揚州降帝使王禮與都指揮吳庸下高郵通泰

且集舟以待渡江帝乘勝破儀真建文君急下詔四方
曰燕兵執將犯闕中外臣民坐視予之困苦而不予救
乎凡文武吏士宜即日勤王其除大難宗社再安予不
敢忘報詔下臣民皆慟哭立遣禮部侍郎黃觀國子祭
酒張顯宗翰林修撰王叔英出徵兵蘇州知府姚善寧
波知府王璉率師勤王方孝孺曰事急矣暫請割地緩
師東南召募之師數日當畢集長江天塹之險北軍不
利於舟楫背江一戰成敗未可知也遣慶成郡主如帝
師分地南北講和帝怒曰汝來寧緩我師耶毋多言且

暮將與諸弟妹相見也六月具庸已集船瓜州候帝帝至登舟鎮江守將童俊迎降盛庸逆帝浦子口大戰帝師少却會高煦引胡騎至帝大喜起披甲仗鉞撫高煦背令努力高煦殊死戰大敗庸師建文君復遣都督僉事陳瑄大率舟師援庸瑄反率師迎帝渡江盛庸復出高資港與戰敗走帝軍龍潭建文君大懼遣尚書茹瑺及李景隆都督王佐至帝所申前議瑺等見帝伏地頓首稱臣萬死呼萬歲帝勞之瑺等又頓首不能言帝曰公等有言無恐久之乃又頓首言願割地講和帝笑曰

公等將作說客耶始吾無罪削爲庶人輒云大義滅親
吾今救死不暇何地爲况皇考封建諸子各有分守但
縛姦臣來吾即解甲謝罪謁孝陵歸藩耳瑞等唯唯頓
首退是時齊泰已出募兵廣德黃子澄走蘇州欲航海
徵兵外夷帝亟欲得此二人而建文君亡以復也太息
曰事出若輩而今皆棄我去耶會群臣慟哭或勸建文
君且幸浙或曰不若幸湖湘孝孺請堅守京城以待四
方之援建文君不能決帝師旣至金川門谷王穗與李
景隆開門延帝入建文君手斬都督徐增壽于左順門

而內臣譁言不如遜位去建文君召翰林編修程濟問計濟曰天數定矣出走可免於是召僧爲建文君落髮易服從御溝出郊壇遁去須臾宮中火起人人謂建文君歿矣得后骨煨燼中遂爲建文君發喪帝哭之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不知建文君出走方外數十年終帝之世猶生也帝之入也翰林編修楊榮叩馬首見曰翰林編修臣楊榮帝曰何如曰臣請陛下先謁陵乎先入廟乎帝啞然曰固當先謁陵也旣而曰非若言幾誤乃事矣於是諸王及文武群臣上表勸進帝遂卽皇帝位

上呼茹瑞曰瑞吾今日得罪於天地祖宗瑞叩頭曰陛下應天順人何謂得罪上悅是日復周王橐齊王棖塋建文君天子之禮革除建文年號改紀洪武以是年爲洪武三十五年執齊泰還京殺之磔黃子澄方孝孺于市上命解縉檢閱群臣封事涉干犯者焚不問因問縉及脩撰李貫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未對貫獨頓首曰臣貫實未嘗有也上曰爾以未有爲美耶食其祿當任其事國家危急時官近侍者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夫盡心建文君但惡道導誘建文壞祖法亂政耳爾等不必

由自遮蔽也後貫坐累繫獄十年死命盛庸安戢山東
何福出鎮陝西九月大封靖難功臣丘福爲淇國公朱
能爲成國公張武鄭亨火真顧氏陳珪孟善郭亮徐忠
張信王忠李遠房寬等侯爵一十二人徐祥徐理李濬
唐雲孫敞房勝陳旭劉才張王之十世輔譚淵之子譚
忠等伯爵一十人故都指揮張玉贈少國公故鄧指揮
譚淵贈崇安侯以僧道衍爲左善世封太子少師郭資
爲戶部尚書雒僉爲刑部尚書陳瑛爲左都御史駙馬
都尉王寧都督同知王佐都督僉事陳瑄兵部尚書茹

瑞各以推戴功皆伯爵以平安爲北平行都督僉事出
山西清遠衛戍卒羅義于微義建文中詣闕上書乞息
兵講和又上書文皇言殿下聰明英武今之周公也宜
謹守燕上以法周公輔成王之義嘗聞夷齊以國相讓
去隱首陽聖賢欲成天下之事必先明順逆之理成敗
之勢禍福之機又得天道之宜人心之安然後可殿下
今以藩國敵朝廷卽遂其願猶爲不可况萬難無一易
哉乞早息兵歸國上雖不聽而心善之義所出擢戶科
給事中

論曰遷受之際臣所難言也夫帝雖尊元工者豈無牧
睦之仁太孫篤念親親帝詎肯失爲居東周公乎而乃
務徇邪謀翦除骨肉明明祖憲朝政莫更誰無顛覆是
懼桐宮之放豈其得已內宮不火寧必毫都不得復耶
齊黃誤國之罪上通于天猶有哓哓然曰何不立成王
之子子非夏啓天下舍帝奚適夫有順天應人之主尚
講延陵季子之讓何其諄哉

皇明史竊卷之第三

革除紀第三

東莞尹守衡著

余聞之人言天與子後嫡長未有善繼者湯傳孫文王
舍伯邑考扶蘇終上谷漢惠無嗣唐宗由秦王宋至孝
宗始嗣太祖 明興亦然然與非與夫天有所興孰能
無廢而天之所廢人豈無因遜國之亡人爲之哉人爲
之哉今使孫蒙祖號祖繫孫年則四年神器安歸一代
臣民誰托盖亦舛矣余故爲紀革除使後之臣子有所
戒而正焉

建文君諱允炆 太祖之孫懿文太子之子也君生頂
顛頗偏太祖撫之曰半邊月兒意不憚而是時元妃生
子雄英矣後六年雄英蚤世於是君爲長而讀書甚聰
穎太祖始稍異之君性至孝年十四太子有疽在背君
晝晝夜撫摩親吮吸太子痛而號即建文君不欲生太
祖聞狀流涕曰有孫如此朕何憂矣年十六太子薨水
漿不入口五日太祖撫之曰毀不滅性禮也而誠孝而
不念朕乎君始爲噉粥糜太祖定喪禮令服期君卽期
而三年內語不高齒不見不御酒肉不聞樂太祖嘗念

太子泣諭侍臣曰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此命也翰林
學士劉三吾進曰皇適長孫富於年願陛下早正儲極
天下孰不歸心陛下無過憂太祖曰善是年九月庚寅
冊爲皇太孫以修撰黃子澄兼少詹事侍東宮講讀太
孫英明仁厚好文章典禮太祖嘗授之大明律使熟玩
太孫因言名例中尚有嚴而不恕者更定五則太祖稱
善從之又言明刑所以弼教凡屬五倫皆宜屈法以伸
恩今所定律期盡法而不必原情竊有未安復更七十
三則上太祖太祖覽之喜曰朕當亂世刑不得不重汝

當平世刑不得不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又曰朕刑雖重然所誅戮皆惡人去惡人正所以全善人也去莠所以養苗非厲苗也太孫曰殺無道以就有道仲尼不以爲然未若修德以風之愧吾德薄何憂難化太祖太笈曰汝言是也太祖晚節多誅夷每震怒退朝未解太孫迎問故太祖曰累犯法而姦惡異常安得無怒太孫曰上失道而後下犯法得情喜且不可况怒乎太祖遽爲霽威是時政治嚴敷中外萬幾太孫每奉裁決濟以寬大中外欣欣愛戴獨諸王皆挾叔父之尊多不遜服

太孫常以爲憂先是太祖封諸王遼寧燕谷代晉秦慶
肅九國皆邊虜歲令訓將練兵有事皆得提兵專制便
防禦因語太孫曰朕以禦虜付諸王可令邊塵不動貽
汝以安太孫曰虜不靖諸王禦之諸王不靖孰禦之太
祖默然良久曰汝意何如太孫曰以德懷之以禮制之
不可則削其地又不可則變置其人又其甚則舉兵伐
之太祖曰是也無以易此矣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太
祖不豫乙酉召兵部尚書齊泰受顧命輔皇太孫遺詔
諸王臨國中無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聽朝廷節

制惟護衛官軍聽王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從事是日
太祖崩太孫被髮哭踊一如哀太子時勅有司喪事守
周禮倣金勝制前朝後殿左右角門及西宮內寢各設
坐如生存陳祖訓于東直殿設重器于西直殿京官四
品以上朝服執鉞立諸階階哭臨如禮群臣望而見其
毀瘠之容深墨之色無不舉手加額曰天子純孝益爲
哀動是月辛卯奉遺詔以皇太孫卽皇帝位詔以明年
爲建文元年是日塋孝陵止諸王會葬燕王來奔喪至
淮安勅還國上皇祖考大行皇帝謚曰高皇帝號太

祖皇祖妣孝慈皇后曰高皇后詔內外五品以上文官
及縣令薦賢才定保舉連坐之法革冗員以中書舍人
蹇義爲吏部右侍郎戶部主事夏原吉爲本部右侍郎
命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預參國事六月召
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孺爲翰林院博士洪武中孝孺以
廷臣薦召見太祖喜語皇孫曰此莊士當老其才輔汝
遣還鄉後十年皇太孫立復以薦召至太祖曰今非用
孝孺時稍令教授漢中蜀獻王聘爲世子師及是召入
爲翰林尋進侍講陞侍講學士一時名士王叔英王紳

皆召用上與孝孺日講周官法度七月命曹國公景隆
卽訊周王逮至京廢爲庶人用齊泰之謀也以張鳳李
衡趙福張弼汪賓孫瑞王斌楊忠林良李成張敏劉政
爲錦衣衛千百戶有差鳳等皆西宮殉葬宮人父兄所
謂朝天女戶也八月進魏國公徐輝祖祿秩輝祖妹爲
燕王妃而心在帝室特信任之詔與李景隆同掌六軍
之政以圖燕故吏部尚書茹瑄免以雲南左布政使張
統爲吏部尚書罷禮部尚書卿沂以雲南右布政使陳
迪代之徵江西處士楊士奇授齊府審理副留翰林克

編纂官九月長星西隕有聲如雷冬十月癸亥守心四
川岳池教諭程濟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大難在
宗室中朝廷謂非所宜言逮至京召入將殺之濟仰面
大呼曰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遂下之獄謫
前監察御史解縉爲河州衛吏以其違詔奔喪也十一
月以刑部侍郎張昂出掌北平布政司事謝貴張信爲
北平都指揮使代王桂多不法遣如蜀受教蜀王詔求
直言舉山林巖穴懷材抱德之士時上視朝稍晏監察
御史尹昌隆上書請勤政上嘉納曰朕過也詔禮部頒

示天下使明知朕過且俾天下庶官用能勤於趨事十
二月癸丑朔帝如郊壇省牲召故翰林學士宋濂孫懌
爲翰林侍書盡釋刺面軍及囚徒還鄉里

洪武三十二年黃帝之元年也春正月庚辰大祀天地
於南郊奉太祖高皇帝配先是戊寅上御奉天殿拈籤
百官是夕遂宿於華嚴齋宮己卯出舍皇帝尚膳進
素食庚辰子夜行帝脫烏祭大祀殿乘玉輿璫輿俯
拜跪如禮昧爽還宮丙奉天殿受群臣賀方孝孺進郊
祀頌勅修太祖高皇帝實錄二月追尊皇考懿文皇太

子爲興宗孝康皇帝皇妣懿敬皇太子妃爲孝康皇后
祔饗宗廟尊母皇太子妃呂氏爲皇太后立妃馬氏爲
皇后立子文奎爲皇太子封弟允燧爲吳王允燧爲衛
王允燧爲徐王詔右司薦賢養老賜高年米肉絮帛有
差命官贖民粥子賦田租令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
更官制陞六部尚書秩正一品增左右侍中各一人位
侍郎上部司皆去清史字而司名互有更改罷左右都
御史設都御史一人副僉都御史各一人改通政司爲
寺通政使爲通政卿通政叅議爲少卿寺丞增置左右

補闕左右拾遺各一人改大理寺爲司卿爲大理卿左
右寺正爲都評事副爲副都評事司務爲都典簿改太
常寺卿爲太常卿分少卿寺丞爲左右改天壇祠祭署
爲南郊祠祭署泗州爲泗濱宿州爲新豐增鍾山祠祭
署及司圃所改光祿寺卿爲光祿卿少卿寺丞分左右
而陞少卿從四品省署丞二人增監事二人改太僕寺
卿爲太僕卿增典廐典牧二署設驕驂十五群遂生三
群分隸焉增少卿寺丞各一人彥事府增賓客二人置
資德院資德一人資善二人其屬贊禮贊書者作卽各

二人掌籍典簿各一人國子監增司業二人省博士學
正學錄增助教十七人改鴻臚寺卿爲鴻臚卿分少卿
寺丞爲左右而并行人司於鴻臚寺翰林院增承旨一
人學士一人文學博士二人省侍講侍讀學士置文翰
文史二館文翰館設侍書而改中書舍人爲侍書文史
館設修撰編修檢討改謹身殿爲正心殿學士一人改
殿閣坊大學士爲學士又淵閣設典籍二人革六科左
右給事中改五城兵馬指揮司爲五城兵馬司指揮副
指揮爲兵馬副兵馬布政司革左右布政使設布政使

一人改按察司爲十三道肅政按察司改廣東鹽課司
爲都轉運鹽使司藩輔官名各有更改而親王增賓輔
二人正三品伴講伴讀伴書各一人郡王賓友二人正
四品教授二人進對侍坐皆稱名不稱臣見禮如賓師
是月燕王來朝三月帝祀先師於太學御藝倫堂見師
生賞幣鈔有差北平右布政使曹昱坐罪削籍按察副
使張璉謫典史燕王還國北平按察司僉事湯宗上變
告言按察使陳瑛密受燕府金錢有異謀逮瑛安等質
西燕山左護衛百戶倪諒上變告逮燕府官旗于諒

鐸等皆伏誅勅都督宋忠率兵二萬及燕府護衛健卒
志開平名備胡都督徐凱練兵臨清都督耿獻練兵山
海關召燕府胡騎指揮關童等還京調北平永清兩衛
軍屯彰德順德命都御史暴昭戶部侍郎夏原吉給事
申徐思勉等二十四人克採訪使分巡天下問民疾苦
京師地震詔求直言御史尹昌隆上疏言陛下陞六部
居極品而京師大震是陰盛陽微奸臣專制之有其漸
矣古者明王建官凡以爲民得其人則品級雖卑皆足
以致國家於隆平非其人則祿秩雖崇亦何關于生民

之休戚臣願陛下崇陽抑陰以回天地之大變不愆不忘以守祖宗之宏規疏入貶福寧知縣尋命還職四月召湘王栢於荊州栢懼自焚而卒召齊王搏還京師廢爲庶人誅其護衛指揮柴真時諸王各之國多驕諱以是府中人皆來上變告朝廷益疑忌之亡何代王桂岷王棟復見幽繫並廢爲庶人燕王聞之懼深恨秦子澄等謀起兵誅之而長史高誠伴讀余逢辰稍洩燕謀於朝會王遣其護衛百戶鄧庸奏事至執下獄訊之而信朝廷遂即發符往逮燕府官校令曷貴爲內應秦子澄

等方意得謂可立致燕王歸闕下不知益以重燕之怒而速之兵也六月召解縉于河州入爲翰林待詔七月燕王起兵蹕靖難上書于朝請誅朝臣之務削諸王者其日北平掌布政司事侍郎張昂都指揮使謝貴彭二總督長史葛誠伴讀余逢辰死之事具靖難紀中是月以袁興侯耿炳文爲征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都督睿忠爲左右副將軍帥師北進詔天下曰朕奉高皇帝遺詔纂承大統宵衣旰食思圖善以安民豈意國家不垂骨肉之親屢謀僭逆去年周庶人構潛爲不軌辭連

燕齊湘三王朕以親親之故不忍暴其過止正黜罪餘皆不問今年齊王樽謀逆事覺推問犯者又言與湘王栢燕王同謀栢自知罪惡難逃先已自焚死樽已廢爲庶人朕以王於親最近未忍究其事今乃縶兵犯闕不得已遣長興侯耿炳文等率兵三十六萬往討其罪咎爾中外臣民軍士各宜懷忠守義與國同心未安至治祭告天地宗廟社稷書諭諸王削燕屬籍出程濟于獄擢爲翰林院編修令護諸將北行置平燕布政使司于真定以刑部尚書暴昭掌布政司事贈故翰林待

制王禕爲翰林學士謚文節八月炳文兵敗命曹國公
李景隆代之谷王穗自宣府遁還京寧王權故與燕通
詔削其三護衛寧王遂降于燕遼王懼渡海來朝十二
月薊州鎮撫曾瑋起兵攻北平不克死之駙馬都尉王
甲謀叛幽于其家有衛官張倫等率兩衛官軍南奔結
盟報國以練子寧爲吏部左侍郎復以茹瑺爲兵部尚
書省躬殿成命方孝孺爲銘遷肅王瑛於蘭縣選募謀
勇以中牟人楊本爲錦衣衛鎮撫沅州人周拱元爲所
鎮撫故前軍都督府斷事高巍叅贊大將軍軍務請使

燕從之魏自稱國朝處士臣高巍上書燕國大王乞罷
兵書再上不獲命乃還禮部左侍郎陳性善上書言事
上悉允行群臣酌議復有不便者更之性善入朝叩頭
言曰陛下不以臣愚猥承顧問臣懼陳上聽許臣必行
今又更之所謂爲法自戾無以信天下矣高皇帝臨御
三十一年未嘗聽人一言犯顏者戮無赦陛下受言而
不終反不如高皇帝不受之爲愈矣上曰皇祖天稟神
智群臣莫及然每人言有理則亦從之非悞諫也朕性
愚昧闇於治理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敢不受諫

卿言爲法自戾深中朕過非卿忠讜朕何以得聞過失
賞絹百匹以旌直臣壽州訓導劉亨上言文武並用長
久之術國子祭酒師表天下位不可在太僕下武臣子
第他日當授之兵宜立學教之上曰此通達國體之言
賞衣二襲授武進丞是時言路大開忠雋之士布滿朝
廷海內欣然興起太平之想焉

洪武三十三年革除之二年也春正月丙寅朔天下官
來朝免賀湖廣左叅議楊砥上言帝堯之德始於親睦
九族陛下今當務惇睦不宜加兵自剪其輔枝葉盡而

本根撥矣詔禡職安置遼東二月詔禮部尚書陳廸右
侍郎黃觀知貢舉翰林院學士董倫太常少卿高遜志
爲考試官右拾遺朱逢吉史官吳勤葉惠仲趙友士徐
旭張秉彝同考試官御史王度俞吉士爲監試官中式
舉人吳溥等一百一十人改都察院爲御史府詔曰頃
以治獄煩興易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分理庶獄今
賴宗廟神靈斷獄頗簡其更都察院仍漢制爲御史府
專糾貪殘舉循良匡政事宣教化爲職省御史自定爲
二十八人務爲忠厚以底治平改都御史景清爲御史

大夫以監察御史戴德彛爲左拾遺三月丙寅朔日食
策試禮部貢士賜胡靖王良李貫等一百一十人進士
及第出身有差靖初名廣上爲改名靖廣策指斥親藩
上喜擢第一三人並授翰林修撰楊榮楊溥金幼孜胡
濙顧佐皆同榜稱一時名顧云令禮部乙榜舉人署教
諭訓導年未三十不願者聽改詹事府爲御史府賜御
史大夫宴於新署監察御史人賜衣一襲武臣犯法被
黜者皆叛走降于燕燕盡復其故官四月燕王再上書
于朝傳檄四方列泰子澄之罪上罷二人官謝王遣尚

寶司丞李得成如燕議罷兵不允景隆每與燕戰輒敗走乃命左都督盛庸往代景隆還都督僉事朱榮棄其師以歸誅之承天門災詔求直言未幾乙字庫災九月承天門成改爲臯門遂改午門爲端門端門爲應門前門爲路門改方孝孺爲文學博士詔舉優通文學之士以處士唐愚爲翰林院侍讀

洪武三十四年革除之三年也春正月朔疑命神寶成以告天地祖宗百官稱賀帝先是夢神致上帝命授帝重寶元年使者還自西方得青玉於雪山乃命玉人琢

爲大聖帝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
宙永昌辛未大祀天地於南郊明日宴慶成命群臣賦
詩詔頒示天下盛庸來獻東昌捷遂復泰子澄官同議
國尹三月庸軍數與燕戰皆敗衄遂復竄二人于外
遣大理少卿薛嵩持詔復王爵土議罷兵不
刑部左侍郎王良爲浙江肅政按察使良訊
非從末減故左遷六月遣太僕少卿祝孟獻
馬七月限僧道田人五畝非奉朝命不許私簪
不五十者不許爲尼及女官十一月皇少子文圭

主一二月勅駙馬都尉梅殷鎮守淮安詔內官出使侵
陵民者有司械還京是歲太祖高皇帝實錄成

洪武三十五年革除之四年也春正月始置京衛武學
一人齋訓導各二人二月更定勲階尚書爲特進
具政上卿侍中資政卿侍郎資政亞卿郎中資政中八
夫員外郎贊政大夫給事中嘉政中士五月燕

下詔天下勤王遣禮部侍中黃觀國子祭酒

林修撰王叔英都御史練子寧等分道出徵兵遣廢
人如燕師割地請和不聽六月燕師渡江盛肅與

戰于浦子口小却之上急遣都督僉事陳瑄率舟師助
瑄瑄至遂降于燕燕師進次龍潭上遣李景隆與都督
王佐尚書茹瑺復如燕師議和燕王欲必得泰子澄泰
以廣德州子澄奔蘇州金川門不守燕王入國建文君
以徐增壽于左順門火內宮遜位去皇后馬氏赴火
人文君莫可跡宮人遂指后屍爲建文君燕王以天
之禮葬之或曰建文君始生時太祖預占其必不幼
百匣髡錙戒之曰必嬰大難乃發此以故遂爲僧去自
御溝出如壇而遁入蜀未幾入滇南往來廣西貴州諸

司中天順中出自滇南呼寺僧曰我建文皇帝也寺

僧曰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跣足坐地自稱朱允炆

胡濙名訪張儼傷實爲我今老矣願送骸骨歸帝鄉衆

竦之悚然聞於朝乘傳之一師有司皆以王禮見比王

死一無識者有太監吳亮者曾經侍建文君上令審視

見亮即曰汝非吳亮邪亮曰不是曰我昔御便殿食

棄片肉于地汝時手執壺狗飴之何謂不是亮

能仰視復命畢自經死上乃迎入西內以壽

小封不樹君遜國時太子年七歲莫知所終步

平文圭年二歲靖難後號爲建庶人者是也幽中都廢
安宮英宗復辟憐庶人無罪久繫禁謂李賢曰親親之
誼寔所不忍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寔臨之太
祖在天之靈寔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英宗請於太
后出於鳳陽歲給薪米聽婚娶出入自便又與閹者二
十人婢妾十餘人給使令遺菴牛玉入禁諭庶人庶人
伏地頓首謝且喜且悲左右有遺慮者上曰有天命者
任自爲之時庶人年五十六七矣始出鳳陽不識牛馬
世傳成祖入宮時建文君有幼子老媪教之牽成祖衣

哭跪前來食曰孩兒餓矣餓殺孩兒矣成祖亦哭曰汝
生帝王家寧有餓死理命善撫之不知此建文君第幾
子抑即太子或少子也君第吳王降封廣澤王衡王降
封懷恩王尋皆廢爲庶人徐王降封敷惠王隨母呂太
后居太子陵永樂二年改封甌寧王奉太子祀未之國
卒于邸

論曰自古一統之君繼世而亡者惟秦隋然秦之暴隋
之後無怪也建文君無一焉何以亡人曰齊黃悞之殆
亦然矣使燕遂得二人其心之難可已乎故曰不有廢

也其何以興人也何尤惟是二四年間君都臣俞刑清
政簡蓋亦有足多者吾學周禮惡得而沒諸